

百种语文

小丛书 曹先擢 主编

词汇与 写作

• CIHUI YU XIEZUO

许威汉 金 甲 著



语文出版社

<http://www.ywcbs.com>

百种语文小丛书

CIHUI YU XIEZUO
词汇与写作

许威汉 金 甲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目 录

一、引言	(1)
(一) 词和词汇	(1)
(二) 词汇和写作的关系	(2)
二、用词的要求	(7)
(一) 准确、简练、生动	(7)
(二) 准确、简练、生动相结合	(18)
(三) 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20)
三、用词的方法	(23)
(一) 从词的意义方面着手	(23)
(二) 从词的声音方面着手	(29)
(三) 从词的感情色彩方面着手	(39)
(四) 从句子的语气方面着手	(44)
四、蓄词	(49)
(一) 蓄词及其意义	(49)
(二) 词汇贫乏的原因	(50)
(三) 蓄词的努力方向	(54)
(四) 蓄词的注意事项	(59)
五、从写作实践中提高用词能力	(69)

(一) 多练习用词	(69)
(二) 多请教别人	(77)

一 引 言

(一) 词和词汇

什么是词呢？我们平常说的长长短短的一句一句的话都是由许多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组成的。这些语言单位都包含一定的意义，用一定的声音传达出来。这种声音和意义结合起来的作为说话的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就是词。比如：“我爱伟大的祖国”，这句话就是由“我”“爱”“伟大”“的”“祖国”五个词组成的。说“最小”，意思是不能再往下切割了，如“祖国”，不能再切割为“祖”和“国”；“伟大”，不能再切割为“伟”和“大”。说能“自由运用”，意思是每一个词都能自由地和别的词组成词组。如“爱”可以和“科学”“集体”“劳动”“人人”“不”等组成“爱科学”“爱集体”“爱劳动”“人人爱”“不爱”，等等。小于词的语言单位叫词素（语素），是构词的要素；大于词的语言单位叫词组或短语，词和词组是造句的单位。

什么是词汇呢？一种民族语言里，词的数目有千千万万，这许多的词总合起来，并且处在一定的联系之中，就叫做词汇，如“汉语词汇”“英语词汇”。词汇指词的整体，也可在特定场合指词的某一集体，如

“医学词汇”“鲁迅词汇”“普通话词汇”“方言词汇”。我们也可以说某篇文章的词汇很丰富。词和词汇的关系，像树木和森林的关系一样，前者是个体，后者是整体。

(二) 词汇和写作的关系

要写好文章，得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得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广博的知识，同时还得有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要具备这些条件，还得常常练。单就运用语言一点说，也是多方面的。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词汇，与写作就有很密切的关系。南北朝的刘勰说得好：“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文心雕龙·章句》）意思是：人们的写作，用字造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全篇写得光彩，是由于章节没有毛病；每章写得明白细致，是由于句子没有毛病；句子写得清新挺拔，是由于每个字用得正确。这里，他正确地向我们指出，准确地用词造句是写作的基础。请再看下面的例子：

① 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

② 每片叶子两笔，像一个左括号，像一个右括号，那太细小了。

③ 无论热胀冷缩，都比较细微。

④ 那么多密密麻麻的铜丝,没有一条不是专一心一志粘上去的……刺绣、刻丝,象牙雕刻,全都在细密上显能耐。

上面四个句子出自叶圣陶的《景泰蓝的制作》。“精细”、“细小”、“细微”、“细密”这四个词意义相近,但有细微的差别,在这四个句子中不能互换。“精细”,着重在工作的精雕细刻,特别用心,细致;“细小”,指形体小;“细微”也是小的意思,但这里指微弱;“细密”准确地反映了这些工作又细又密的特点,密的反面是疏,密的含义是“精细”、“细小”、“细微”所没有的。看了以上例句,谁都会赞叹作者词汇的丰富和用词的准确。这个例子也充分说明了掌握和运用语词和写好文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词汇和写作既然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我们写文章就得很好地注意用词。况且语言现象非常复杂,仅以词而论,就有一般通用的词,有方言土语的词,还有文言词,外来词;有口语的词,还有书面语言的词;有使用历史长些的词,有比较新起的词;有用法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词;有意义用法相近但修辞色彩不尽相同的词;还有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等等。如果我们能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根据需要,很好地使用它们,写出来的文章在语言方面就能做到合情(合乎语言习惯)合理(合乎事物的规律),有感染力,从而产生良好的表达效果。

有人说：“动词用得贴切，对准确地表达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这话不错，但不能理解为只有动词用得贴切才对表达思想有重要作用。我们应该理解到除了动词以外，各类词用得确切，都对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思想内容有重要作用。下面仅举一二例来说明吧：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这样说道：

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着重号为本书笔者所加）

这一段话里三次说到白求恩，采用了三个不尽相同的说法：一是“白求恩”，二是“白求恩医生”，三是“白求恩同志”。这三个说法都很贴切。在这里，毛泽东一般地转述别人的意见，就直呼其名；从看病人的角度说，就叫医生；从党的事业说，就称同志。（本例说参郭绍虞说法）

这一用例，看来平常，实是很有讲究的。可谓中的之笔。

建国初期，武汉长江大桥的全景照片上的题词，原先只想题为“长江大桥”四个字，后来加了数量词

“万里”、“第一”，说成“万里长江第一桥”，意境大不相同。“万里”就空间说，描绘了一条极其广阔的巨流，表现了祖国山河的无比宏伟壮丽；“第一”既就序数说，也就“长江大桥”出现的时间而言：武汉长江大桥是我国有史以来长江上出现的“第一桥”。我们的祖祖辈辈，经历了多少世纪，梦寐以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只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出现了空前的“第一桥”。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长江上就出现了“第一桥”，那么，一定还会继续出现“第二桥”、“第三桥”。事实已经证明，我国不仅有武汉长江大桥，而且还有了南京长江大桥等。不难看出，“万里长江第一桥”这一题词，写出了壮阔的意境，引起了人们许多非常美好的联想。

汉语量词表意鲜明，能增强语言的形象性，给人以艺术感染力。比如说到“扁舟”用“叶”（“一叶扁舟”），说到“明月”用“轮”（“一轮明月”），说到“白云”用“朵”（“一朵白云”、“朵朵白云”），都使具体事物形态更鲜明化。又如说到“愁思”用“缕”（“一缕愁思”），说到“希望”有时用“线”（“一线希望”），都使比较抽象的事物顿时图像化。在这里，量词如何选用，也大有讲究。甚至在一定场合，“春”前面也用上数量词，人们却并不感到不自在。比如“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梅）”，人们反而感到饶有兴味。前些时，四川一位学者寄来画有梅花的贺年片，仿题曰：

“蜀鄙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笔者亦兴味未减，读者也许会有同感吧。

二 用词的要求

(一) 准确、简练、生动

一般说来,用词要求准确、简练、生动。准确是为了能让读者确切地了解你的意思;简练是为了能让读者费最少的时间和脑力就懂得你的意思;生动是为了要在读者脑子里留下鲜明的印象。准确、简练、生动主要是就词与词组合起来共同表达某种思想的时候说的,如果就每个词本身说,就无所谓准确、简练、生动问题。(至于复词构成本身亦有准确、简练、生动问题,那是另一回事,笔者另有专文叙述,这儿无庸涉及)

用词首先要做到准确。所谓准确,最根本的是指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其次是指用词恰如其分等。学习把词用得准确,对于我们思想的精确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如果词用得不准确,看的人就不可能准确地领会文章的意思,有时甚至会无法理解。准确,是用词的基本要求。用词准确的例子很多。

欧阳修《六一诗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陈从易得到一个旧本子的杜甫诗集,集中《送蔡都尉诗》“身轻一鸟□,枪急万人呼”,鸟下脱了一个字。陈和客

人各用一个字补上,有的补“疾”,有的补“落”,也有补“起”“下”“度”的。后来得到一个没有缺字的本子,才知道大家补的都不对(杜甫用“过”),并且都叹服杜甫用的字好。原来从全诗看,这两句是赞美蔡都尉武艺高强的,上句讲他善于纵跳的轻身功夫,下句讲他善于使枪。“一鸟过”,形容他跳跃如飞,用“过”字写出他跳得又高又快又轻,像一只鸟飞过一样,准确而生动地把蔡都尉武艺的高强表现出来了,而陈从易等所补的字都不能准确地表达原意,更不要说传神了。鲁迅的《孔乙己》中有这么一句:“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其中的“排出”如果换成“取出”或“拿出”就不易传达孔乙己当时的神情。当时孔乙己穷愁潦倒,只能给人家抄抄书,换些钱来买酒。作者用上一个“排”字,准确地反映了孔乙己对那几文来之不易的钱的珍惜。老舍在《龙须沟》里写妞子在她母亲问“怎么不管哥哥呢”之后,就生气似地说:“他大清早就溜出去啦,什么事也不管!”这句话中的“溜”有偷偷地连忙躲开的意思,它在带有责备的话语里,是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妞子对哥哥的不满情味的,如果换用“跑”“走”一类词,就不会收到同样的效果。

可是,我们也常常碰到用词不当的句子。比如:

① 五月的江南是美丽的季节。

② 塞伽·夏定博士发现了人造胃管。

③ 这里也许很小,却装下了大千世界,浓缩了浩渺历史。

例①的“江南”不是“季节”,应该说“江南的五月是美丽的”,或者去掉“季节”,改说成“江南的五月是美丽的”。否则失去照应,配搭不当。例②的“发现”应改为“发明”。创造一种新事物叫“发明”,有些事物原先就存在,只是大家不知道,现在给找出来了,才叫“发现”。人造胃管是创造出来的,并不是原先就存在的,用“发现”反而把意思弄模糊了。例③中的“浩渺”是广阔无边的意思,指空间,用来修饰历史,显然是不恰当的。

上面的例子说明了要用词准确,最重要的是准确地掌握事物的实质,同时还必须正确理解词的意义和用法,注意前后照应。另外,还必须注意词的选择。老舍在《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里说了一些有关准确用词的话,很值得我们体会。他说:

比方写一个长辈看到自己的一个晚辈有出息,当了干部回来了,他拍着晚辈的肩说:“小伙子,‘搞’的不错呀!”这地方我就用“搞”,若不相信,你试用“做”,用“干”,准保没有用“搞”字恰当,亲切。假如是一个长辈夸奖他的子侄说:“这小伙子,做事认真。”在这里我就用“做”字,你总不能说“这

小伙子，‘搞’事认真。”要是看见一个小伙子在那里劳动得非常卖力气，我就写：“这小伙子认真地干。”这就用上了“干”字。像这三个字：“搞”“干”“做”都是现存的，并不谁比谁更通俗，只看你把它搁在哪里最恰当、最合适就是了。

老舍的话很对，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选用它们。比方说，同是动物的叫喊的意思，语言中就有鸣、吠、啼、嗥、啸、吼、吟等种种说法，我们该用哪一个？这就得看情况。至于这些用为比喻性的说法（“轻轮长吼下东流”），就更得细酌了。

用词其次要注意简练。所谓简练，是指用词经济，表意丰富深刻而言。古今文学大师总是“惜墨如金”，力求数字乃至一字传神。白居易《卖炭翁》里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忧”与“愿”把穷苦的卖炭翁的心情刻画得如此深刻，“衣正单”和“愿天寒”对写，把老人的矛盾情状表现得如此明显而微妙。《水浒传》是洋洋百万言的宏篇巨制，有时用笔却极为简省。比如《武松打虎》那一段，作者写景阳岗上的山神庙，只用“破落”两字，便点染出大虫出没人迹罕至的景象。《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一句，只一个“紧”字便传神地写出了大雪纷飞，越下越大，寒气逼人的境界。鲁迅在1932年为纪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五位革

命青年作家而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他回忆这五位青年作家遇害时说：“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这里的“不敢”“不愿”“不屑”是非常简洁凝练的，我们通过这六个字，便可以想见当时白色恐怖窒息舆论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鲁迅并没有用许多笔墨去正面描写当时的社会环境，只用了这六个字，效果不仅没有减低，还唤起了联想。这是写作上的“以少胜多”。蒙古民间曾流行着这么一个说法：“一个深思熟虑的单词，胜过千百句的废话。”这句话含义很深远，值得三思。

可是现在有些人写文章用词很不符合简练要求。比如：

① 我们要抓紧工作以外的休息时间进行个人的自学。

② 从明天起开始下乡劳动。

③ 出版社已经决定将我的一本拙作再版一次。

其实，例①既然说是“休息时间”，当然是指“工作以外”的；既然说是“自学”，当然是指“个人”的；“自学”已经能表示一种行为，“进行”也就没有必要用，全句只要说成：“我们要抓紧休息时间自学”就够了。例②“起”和“开始”只要用上一个就行了。例③的“拙”是自谦之词，“拙作”的意思是“我的质量不高的作

品”，因此这句话只要说成“出版社已决定将拙作再版一次”就可以了。

要做到用词简练，首要的问题也是必须真正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只有真正掌握了客观事物的本质，才能用简练的语言说出来，如果啰啰唆唆，说不清道不明，一定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还没有真正掌握。邓小平理论的语言，是用词简练的典范。比如多少人讲毛泽东思想，却都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揭示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一论断简洁、鲜明，又极其深刻。“发展是硬道理”这几个字就让人们一目了然地明白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原理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其他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等，也都是一语中的，一针见血。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表述简洁，内容深刻，这是和邓小平真正把握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分不开的。要做到用词简练，还要在写作时考虑周到，写完后要像鲁迅说的那样，“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开头，起初说“环滁四面皆山……”，凡数十字，修改定稿后只说“环滁皆山也”一句，这是删繁就简的很好的例子。

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谈到清代三百年间学术上的三次变化：“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

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用“大”、“精”、“新”概括了清代的三百年学术,何等精约凝练。这是在大量的材料基础上,经过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由博返约,高度综合,才得出的正确结语。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单词,胜过千百句废话”。

说“简”,自然得有个分寸,不宜简过了头,那就会变成苟简(欠缺)。片面求简,因而简过了头的,在古人中最突出的是宋祁,他修《唐书》,自夸“文简于初,事增于旧”,可是往往任意删削或改换旧史文字。例如他把“去年正月中”省做“去正月中”;把“骚动”省做“骚”,说“百姓愈骚”;还把“民不聊生”改为“人不聊”,说成“禄山专进奇禽异物以惑帝心而人不聊”(《安禄山传》)。这样,人们不仅不好理解,反而觉得不成话了。今人写文章简过了头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英雄的列车,能在千钧的时刻化险,这绝不是来自偶然的”,“黄金已经远不足以形容出它的壮彩”,这两句话,前者把“一发千钧”“化险为夷”两个成语随便简缩,就不合语言习惯;后者的“壮彩”原是“壮丽色彩”,随便简缩就不好理解。这种专从字数着眼,忽视语言的纯洁健康,忽视内容的正确表达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用词还要做到生动。所谓生动,这里是指用词具体、形象、有感染力说的。词用得生动,会使内容具体化,形象化,从而使人感到有声有色,亲切活泼,